

民主自治管理体制,投票决定事务,这个自发性民间组织的模式值得推广 爹爹、娉们有了“新单位” 老人们进入了“新社会”

众仁社工服务中心“孵化”民间社会组织记事之一



创新管理 助人自助

每周四下午两点不到,众仁社工服务中心的三楼就挤满了头发花白的爹爹、娉们。他们挤挤挨挨,凳子一直排到了后门口,有的甚至是从星沙镇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来的。

从动议帮助水风井的中老年人成立一个文艺团体,到如今每次活动规模都有四十至六十位老人的文艺杂曲协会,服务中心家庭组组长朱凤著觉得,中间将近两年的“纠结”都值得了。

水风井文艺杂曲协会的会员都是中老年人,但绝不是一般的老年合唱团。他们有严格的三级管理体制、以民主投票决定具体会务,并在开福区民政局正式备案,是颇有规模的合法民间组织。目前,协会已经基本实现老人自主管理的运行模式。对老人们来说,这里更像退休后的新“单位”。而“孵化”这样的民间社会组织,正是像众仁这样的社工服务中心的重要功能。

水风井文艺杂曲协会是如何“孵化”出壳的?年轻的社工们该如何贴近一群快乐的老人,完成“孵化”组织的重任?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



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



唱歌老师殷修林是年过古稀的“快乐男声”。



马雪芝是文艺杂曲协会会长,但不管来得多早,她总坐在最后一排。



曹德英(左一)每周四都穿得漂漂亮亮地和伙伴们一起唱歌。

记者手记

老有所乐,不是那么容易

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》是水风井文艺杂曲协会老人们的“招牌曲目”。看我来了,他们一定要齐唱一次。听着歌声慢慢扬起来,我心里忽然有一种激动。不是因为他们唱得多好,而是老人们那股认真劲和飙到最高音的得意劲,让人感觉到生命本身的激情与热望。

我的母亲也是去年退休的,所有人都说她看起来顶多40岁。刚离开单位时,她每天在家打转,不知道突然多出这么多空闲时间可以干什么。直到有一次经过烈士公园,看到许多年龄相仿的人在一起唱歌,才终于结束了“惶惶不可终日”的状态。但这样的合唱团属于收费性质的,虽然所收不多,但为娱乐花钱,是许多生活拮据的老人无法想象的。“老有所乐”永远得排在“老有所养”之后。因此,像朱凤著等这样一批年轻社工,为老人们搭建非盈利民间组织的努力,才显得如此艰难和珍贵。

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。在小政府、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下,通过社工服务中心,“孵化”越来越多像水风井文艺杂曲协会这样的民间社会组织,让老人管理老人,让老人们进入“新社会”,是值得探索的新道路。因为不管社会资源如何倾斜,仍然只有老人才真正理解老人。

■实习记者 王安琪



“我要来占个好座”

每周四下午1点,82岁的曹德英一定会到

文艺杂曲协会的唱歌课安排在众仁社工服务中心3楼,4截楼梯爬上来,曹德英娉总是气喘吁吁。她是82岁的模范学生,2点半上课,她1点多就到了。因为曹娉要来占个好座。

右排第一张椅子被曹娉称为“1号座”,在这个位置,连唱歌老师殷修林眉毛耸一下,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曹娉住在中山西路,来水风井还要坐一段公交车。所以一到周四,她吃完午饭就出门,并且一定要换上她的全套“装备”:宽边大红头箍压在纯白的短发上,绛红色西服、米白色西裤、深红的布鞋鞋面上有个扎辫子的小姑娘。

曹娉常常双手握拳,腰杆挺得笔直:“我上过抗美援朝战场呢,一座大山里三个大洞,全是伤员,我是护士。”从长沙面粉厂医务室退休后,她连着大病了两场,一次从床上摔下来断了几根肋骨,还有一次感染了严重的肺结核,之后她每年都要住院。“唱歌可以锻炼身体,今年的目标就是不进医

院,已经完成一大半了呢。”曹娉扳着手指头说。在这个唱歌小团体里,她是“元老级”人物,文艺杂曲协会的“前身”水风井合唱团里就有她,“我跟现在的会长马雪芝一起唱歌好多年了。”

在所有的老人中,会长马雪芝是言必称“众仁社工团”的一个。她嘴里的“众仁社工团”,就是众仁社工服务中心。水风井合唱团4年前解散的情形,马雪芝还记得很清楚:“本来合唱团就很松散,没有什么组织,就是住在水风井社区的一些老家伙聚在一起唱唱歌,在社区老房子的3楼会议室。”但会议室总有开会的时候,老人们的唱歌活动也只能有一天没一天,后来殷老师搬到深圳儿子家住了,合唱团也就停顿下来,“那时我都绝望了”。

那个时候,她和朱凤著并不认识。而作为众仁社工服务中心家庭组组长,朱凤著恰好和她操心着同一件事情。